

張恨水
全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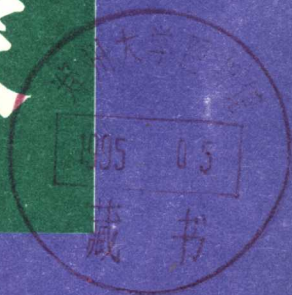
金粉世家



●长篇小说●第六卷●上

張恨水
金集

金粉世家



Qaz63/05

(晋)新登字2号

金粉世家

上中下

张恨水 著

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山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850 × 1168 ¹/₃₂ 印张: 47.75 字数: 1030千字

1993年1月第1版 1993年1月朝阳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5000册

ISBN 7-5378-0759-0

I·737 定价: 平装31.50元(套)

精装38.50元(套)

作者原序

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吾有家人相与终日饮食团聚，至乐也。然而今日饮食团聚，明日而仍饮食团聚否？未可卜也。吾有吾身，今日品茗吟诗，微醺登榻，至逸也。然则今日如此，明日仍如此否？又未可知也。最亲近者莫如家人，最能自主者莫如吾身，而吾家吾身，吾终莫能操其聚散生死之权。然而茫茫宇宙间，果何物尚能为吾有耶？吾自有知识以来，而读书，而就职业，而娶妻，而立家庭，劳矣！而劳之结果，仅仅能顾今日，且仅仅能顾今日之目前。可痛已！何以言之？请以事为证。吾闻某小说家，操笔为文，不及半页之纸，伏案而卒，其死已速矣。又闻某逸老夫人作雀牌之戏，将成巨和，喜色溢于面，同座一中风出，为上家拦而和之，某夫人一忿而绝，其死又更速也。某小说家于其所写最后一页稿之先，安知其不终篇耶？某夫人于中风刚出，上家尚未拦和之一刹那，又安知其生命即毕于是耶？嗟夫！人生如此，岂非玄妙不可捉摸之一悲剧乎？此事吾早知之，吾乃不敢少想，少想则吾将片刻不得宁息，惟惴惴然惧死神之傍吾左右而已。何以忘之？作庄子达观而已矣。此古人所谓不作无益之事，曷遣有涯之生者也。

吾之作《金粉世家》也，初尝作此想，以为吾作小说，何如使人愿看吾书？继而更进一步思之，何如使人读吾之小说而有益？至今思之，此又何必？读者诸公，于其工作完毕，茶余酒后，或甚感无聊，或偶然兴至，略取一读，藉消磨其片刻之时光。而吾书所言，或又不至于陷读者于不义，是亦足矣。主义非吾所敢谈也，文章亦非吾所敢谈也，吾作小说，令人读之而不否认其为小说，便已毕其使命矣。今有人责吾浅陋，吾即乐认为浅陋，今有人责吾无聊，吾即乐认为无聊。盖小说为通俗文字，把笔为此，即不免浅陋与无聊；华国文章，深山名著，此别有人在，非吾所敢知也。明夫此，《金粉世家》之有无其事？《金粉世家》之是何命意？都可不问矣。有人曰：此颇似取径《红楼梦》，可曰新红楼梦。吾曰：唯唯。又有人曰：此颇似溶合近代无数豪门状况，而为之缩写一照。吾又曰：唯唯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孰能必其一律？听之而已，吾又何必辨哉？

此书几八十万言，吾每日书五六百言，起端以至于终篇，约可六年。吾初作是书时，大女慰儿，方哑哑学语，继而能行矣，能无不能语矣，能上学矣，上学且二年矣，而吾书乃毕。此不但书中人应有其悲欢离合，吾作书毕，且不禁喟然曰：树犹如此也。然而吾书作尾声之时，吾幼女廉儿方夭亡，悲未能自己，不觉随笔插入文中，自以为足纪念吾儿也，乃不及二十日，而长女慰儿，亦随其妹于地下。吾作尾声之时，自觉悲痛，不料作序文之时，又更悲痛也。今慰儿亦夭亡十余日矣，料此书出版，儿墓草深当尺许也。当吾日日写《金粉世家》，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，常窃视曰：“勿扰父，父方作《金粉世家》也。”今吾作序，同此明

窗，同此书案，掉首而顾，吾儿何在？嗟夫！人生事之不可捉摸，大抵如是也。忆吾十六七岁时，读名人书，深慕徐霞客之为人，誓游名山大川。至二十五六岁时，酷好词章，便又欲读书种菜，但得富如袁枚之筑园小仓，或贫如陶潜之门种五柳。至三十岁以来，则饱受社会人士之教训，但愿一杖一盂，作一游方和尚而已。顾有时儿女情重，辄又忘之。今吾儿死，吾深感人生不过如是，富贵何为？名利何为？作和尚之念，又滋深也。此以吾思想而作小说，所以然，《金粉世家》之如此开篇，如此终场者矣。

夫此书亦覆瓿之物而已，然若干年月，或尚有存者，于其时读者取而读之，索吾于深林古庙间乎？索吾于名山大川间乎？仍索吾于明窗净几间乎？甚至索吾于荒烟蔓草间乎？人生无常，吾何能知也？书犹如是，序文犹如是，人之将来，不可测矣。此一点感慨，扩而充之，《金粉世家》之起迄，易于下笔者也。语曰：“读其书，不知其人可乎？”小说虽小道，例不外此也。求读者知吾，即求读者之知《金粉世家》耳。此又吾为《金粉世家》序，只述吾之片段感想者矣。凡百君子，匡而进之，吾固乐于拜而受之。或言于小说以外，则不敢知也。书至此，烈日当空，槐荫满地，永巷中卖蒸糕者方吆唤而过，正吾儿昔日于书案前索果饵钱下学时也。同此午日，同此槐荫，同此书案，同此卖蒸糕者吆唤声，而为日无多，吾儿永不现其声音笑貌矣。嗟夫！人生宇宙间，岂非一玄妙不可捉摸之悲剧乎？

目 录

作者原序 1

楔	子	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	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..... 1
第 一	回	陌上闲游坠鞭惊素女	阶前小谑策杖戏娇娘..... 13
第 二	回	月夜访情倚重来永巷	绮宴招腻友双款幽斋..... 25
第 三	回	遣使接芳邻巧言善诱	通幽羨老屋重价相求..... 37
第 四	回	屋自穴东墙暗惊乍见	人来尽乡礼共感隆情..... 48
第 五	回	春服为亲筹来供锦盒	歌台得小聚同坐归车..... 60
第 六	回	倩影不能描枣花帘底	清歌何处起杨柳楼前..... 73
第 七	回	空弄娇嗔看山散游伴	故藏机巧赠婢戏青年..... 84
第 八	回	大会无遮艳情闹芍药	春装可念新饰配珍珠..... 97
第 九	回	题扇通情别号夸高雅	修书祝寿隆仪慰寂寥..... 108
第 十	回	一队诗人解诗兼颂祷	半天韵事斗韵极酸麻..... 122
第 十 一	回	独具慧心诗媛疑醉悟	别饶兴趣闻秀有歌风..... 136
第 十 二	回	花月四围尽情吐心事	竹城一战有意作调人..... 148
第 十 三	回	约指勾金名山结誓后	撩人杯酒小宴定情时..... 162
第 十 四	回	隔户听闻嘲漏传消息	登堂难客问怒起风波..... 174
第 十 五	回	盛会伴名姝夫人学得	令仪夸上客吉士诱之..... 190
第 十 六	回	种玉向侯门尺书求友	系绳烦情使杯酒联欢..... 206
第 十 七	回	歌院重逢自惭真面目	绣花独赏暗寓爱根苗..... 222
第 十 八	回	谨谢主人怜不为绿叶	难明女儿意终借明珠..... 237

金粉世家

- 第十九回 初议佳期快谈银幕下 又蒙厚惠释虑白毡中…… 247
- 第二十回 传字粉奁会心还密柬 藏身花架得意听娇声…… 259
- 第二十一回 爱海独航依人逃小鸟 情场别悟结伴看闲花…… 272
- 第二十二回 眷眷初逢寻芳过夜半 沉沉晚醉踏月到天明…… 284
- 第二十三回 芳影突生疑细君兴妒 闲身频作乐公子呼穷…… 295
- 第二十四回 远交近攻一家连竹阵 上和下睦三婢闹书斋…… 309
- 第二十五回 一扇想遮藏良人道苦 两宵疑阻隔少女情痴…… 323
- 第二十六回 屢泄春光偕行露秀色 别翻花样说古听乡音…… 334
- 第二十七回 玉趾暗来会心情脉脉 高轩乍过握手话绵绵…… 346
- 第二十八回 携妓消愁是非都不白 贖金献寿授受各相宜…… 360
- 第二十九回 小集腾欢举家生笑谑 隆仪敬领满目喜琳琅…… 372
- 第三十回 粉墨登场难为贤伉俪 黄金论价欲组小家庭…… 385
- 第三十一回 藕断丝连挥金营外室 夜阑人静倚枕泣空房…… 399
- 第三十二回 妇令夫从笑煞终归鹤 弟为兄隐瞒将兽吼狮…… 412
- 第三十三回 笔语欺智囊歌场秘史 愤肴成画饼醋海微波…… 427
- 第三十四回 纨绔聚豪家灭灯醉月 艳姬伴夜宴和索当歌…… 441
- 第三十五回 佳节动襟怀补游郊外 秋光扑眉宇更入山中…… 453
- 第三十六回 山馆留宾归途行不得 月窗寻梦旅舍夜如何…… 467
- 第三十七回 兄弟各多情丛生韵事 友朋何独妒忽绝游踪…… 480
- 第三十八回 拥翠依红无人不含笑 勾心斗角有女乞垂怜…… 494
- 第三十九回 情电逐踪来争笑甜蜜 小星含泪问故示宽宏…… 507
- 第四十回 胜负不分斗牌酬密令 老少咸集把酒闹新居…… 520
- 第四十一回 当面作醉容明施巧计 隔屏说闲话暗泄情关…… 534
- 第四十二回 云破月来良人避冢妇 莺啖燕啖娇妾屈家翁…… 548
- 第四十三回 绿暗红愁娇羞说秘事 水落石出惆怅卜婚期…… 564
- 第四十四回 水乳樽前各增心上喜 参商局外偏向局中愁…… 577
- 第四十五回 瓜蔓内援时狂施舌辩 椿萱淡视处忽起禅机…… 592
- 第四十六回 手足情深芸篇诳老父 夫妻道苦莲舌弄良人…… 608
- 第四十七回 屢敷奇珍量珠美求凤 一谈信物解佩快乘龙…… 624

- 第四十八回 谐谑有余情笑生别墅 咄嗟成盛典喜溢朱门…… 638
- 第四十九回 吉日集群英众星拱月 华堂成大礼美眷如仙…… 651
- 第五十回 新妇见家人一堂沆瀣 少年避众客十日驰骋…… 664
- 第五十一回 顷刻千金诗吟花烛夜 中西一贯礼别缙绅家…… 677
- 第五十二回 有约斯来畅谈分小惠 过门不入辣语启微嫌…… 691
- 第五十三回 永夜痛心潮新婚味苦 暇居生口角多室情难…… 705
- 第五十四回 珍品分输付资则老母 债台暗筑济款是夫人…… 719
- 第五十五回 出入一人钱皱眉有自 奔忙两家事慰醉无由…… 733
- 第五十六回 授柬示高情分金解困 登堂瞻盛泽除夕承欢…… 746
- 第五十七回 暗访寒家追恩原不忝 遣怀舞榭相见若为情…… 761
- 第五十八回 情种恨风波醉真拚命 严父嗤豚犬忿欲分居…… 774
- 第五十九回 绝路转佳音上官筹策 深闺成秘画浪子登程…… 788
- 第六十回 海寨未忘通媒烦说客 坠欢可拾补过走情邮…… 800
- 第六十一回 利舌似联珠诛求无厌 名花成断絮浪漫塔疑…… 814
- 第六十二回 叩户喜重逢谁能遣此 登门求独见人何以堪…… 827
- 第六十三回 席卷香巢美人何处去 躬参盛会知己有因来…… 843
- 第六十四回 若不经心清淡销永日 何曾有恨闲话种深仇…… 857
- 第六十五回 鹰犬亦工谗含沙射影 芝兰能独秀饮泣吞声…… 871
- 第六十六回 含笑看蛮花可怜模样 吟诗问止水无限情怀…… 885
- 第六十七回 一客远妇来落花早谢 合家都怍悦玉树双辉…… 899
- 第六十八回 堂上说狂欢召优志庆 车前惊乍过迎伴留痕…… 913
- 第六十九回 野草闲花突来空引怨 翠帘绣幕静坐暗生愁…… 926
- 第七十回 救友肯驰驱弥缝黑幕 释囚何慷慨接受黄金…… 940
- 第七十一回 四座惊奇引觞成眷属 两厢默契坠帕种相思…… 954
- 第七十二回 苦笑道多财难中求助 逍遥为急使忙里偷闲…… 967
- 第七十三回 扶榻问黄金心医解困 并头嚼白发蔗境分甘…… 981
- 第七十四回 三戒异时微言寓深意 百花问寿断句写哀思…… 995
- 第七十五回 日半登楼祝嘏开小宴 酒酣谢席赴约赏浓装…… 1010
- 第七十六回 声色无边群居春夜短 风云不测一醉泰山颓…… 1023

- 第七十七回 百药已无灵中西杂进 一暝终不视老幼同哀……1039
- 第七十八回 不惜铺张慎终成大典 慢云长厚殉节见真情……1052
- 第七十九回 苍莽前途病床谈事业 凄凉小院雨夜忆家山……1067
- 第八十回 发奋笑空劳寻书未读 理财谋悉据借箸高谈……1080
- 第八十一回 飞鸟投林夜窗闻愤语 杯蛇幻影晚巷走奔车……1094
- 第八十二回 匪剑帷灯是非身外事 素车白马冷热个中人……1110
- 第八十三回 对簿理家财群雏失望 当堂争遗产一母伤心……1124
- 第八十四回 得失爱何曾愤来逐鹿 逍遥哀自己丧后游园……1138
- 第八十五回 衰服近优伶不亏好友 红颜计柴米貽笑方家……1150
- 第八十六回 白玉钗佳名二花争艳 黄金供滥用一客无愁……1164
- 第八十七回 私念故乡偏房兴去意 忽翻陈案记室背崇恩……1177
- 第八十八回 故主宣言群奴半日散 旁人屈指一子八月生……1189
- 第八十九回 临榻看新孙难言此隐 怀金竊上客愿为谁容……1202
- 第九十回 露影太荒唐封金預告 怀诗忽解脱对月长嗟……1216
- 第九十一回 泉水出山残文留旧迹 衣衫刺目烈火灭余痕……1229
- 第九十二回 伏枕染重病母怀戚戚 传笑盼一顾郎趾匆匆……1242
- 第九十三回 半夜驰车婉婉谈浮海 清晨破镜凄凉卜下场……1254
- 第九十四回 病榻起疑团乍惊惨色 情场增裂缝各动离怀……1267
- 第九十五回 强夺珠针病狂怀璧遁 永离鸳帐封步闭楼居……1281
- 第九十六回 风景不殊游踪增感慨 情怀莫逆闲话自缠绵……1294
- 第九十七回 冰炭人情失官求内助 泥云身世访主忆前情……1306
- 第九十八回 院宇见榛芜大家中落 主翁成骨肉小婢高攀……1319
- 第九十九回 谈笑弄娇嗔新装十索 言行失常态情局孤忙……1330
- 第一百回 惨语断生平小楼伴佛 狂呼惊夜半烈焰冲霄……1343
- 第一百一回 两老恸慈怀共看瓦砾 同胞作愤语全没心肝……1354
- 第一百二回 对客道烦忧初尝苦境 替人流急泪重见残装……1366
- 第一百三回 对坐无聊愁城生怨色 远来有意情海起新潮……1377
- 第一百四回 上室迎宾故谈风土好 大庭训子严斥羽毛丰……1390
- 第一百五回 得意让花骄权门夜叩 失踪惊屋闭旧巷空来……1401

目 录

第一百六回	亦假亦真旧邻传恶耗	疑非疑是胜地觅芳踪……	1413
第一百七回	决绝一书旧家成隔世	模糊双影盛事忆当年……	1423
第一百八回	寄爱写小诗投邮有意	对亲作快语析产何惭……	1434
第一百九回	巨室瓜分最怜孺子去	情场球戏难受美人狂……	1446
第一百十回	航海倚英雄更谋捷径	弃家付儿辈独隐名山……	1461
第一百十一回	驴背遇穷途昙花一现	禅心伤晚节珠泪双垂……	1477
第一百十二回	金粉各飘零情场永别	轮蹄相驰逐旧事重提……	1493
尾 声	消息索哀词人悲秋扇	生涯寄幻影梦老春婆……	1510

楔子

燕市书春奇才惊客过

朱门忆旧热泪向人弹

人生的岁月，如流水的一般过去。记得满街小摊子上，摆着泥塑的兔儿爷，忙着过中秋，好像是昨日的事。可是一走上街去，花爆摊，花灯架，宜春帖子，又一样一样的陈设出来，原来要过旧历年了。到了过年，由小孩子到老人家，都应得忙一忙。在我们这样一年忙到头的人，倒不算什么，除了焦着几笔柴米大帐，没法交代而外，一律和平常一样。到了除夕前四五日，一部分的工作已停，反觉消闲些啦。这日是废历的二十六日，是西城白塔寺庙会的日子。半天没有什么事情，便想到庙里去买点梅花水仙，也点缀点缀年景。一起这个念头，便不由得坐车上街去。到了西四牌楼，只见由西而来，往西而去的，比平常多了。有些人手上提着大包小件的东西，中间带上一个小孩玩的红纸灯笼，这就知道是办年货的。再往西走，卖历书的，卖月份牌的，卖杂拌年果子的，渐渐接触眼帘，给人要过年的印象，那就深了。快到白塔寺，街边的墙壁上，一簇一簇的红纸对联挂在那里，红对联下面，大概总摆着一张小桌，桌上一个大砚池，几只糊满了墨汁的碗，四五支大小笔。桌子边，照例站一两个穿破旧衣服的男子。这种人叫作书春的。就是趁着新年，写几幅春联，让人家买去贴，虽然不外乎卖字，买卖行名却不差，叫做书春。但是这种书春的，却不一定都是文人。有些不大读书的人，因为字写得还像样些，也作这行买卖。所

以一班人对于书春的也只看他为算命看相之流，不十分注意。就是在下落拓京华，对于风尘中人物，每引为同病，而对于书春的，却也是不大注意。

这时我到了庙门口，下了车子，正要进庙，一眼看见东南角上，围着一大群人在那里推推拥拥。当时我的好奇心动，丢了庙不进去走过街，且向那边看看。我站在一群人的背后，由人家肩膀上伸着头，向里看去，只见一个三十附近的中年妇人，坐在一张桌子边，在那里写春联。旁边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人，却在那里收钱，向看的人说话。原来这个妇人书春，和别人不同，别人都是写好了，挂在那里卖；她却是人家要买，她再写。人家说是要贴在大门口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大门的口气的，人家说要贴在客堂里的，她就写一副合于客堂的口气的。我心里想，这也罢了，无非卖弄她能写字而已。至于联文，自然是对联书上抄下来的。但是也难为她记得。我这样想时，猛抬头，只见墙上贴着一张红纸，行书一张广告。上面是：

飘茵阁书春价目

诸公赐顾，言明是贴在何处者，当面便写。文用旧联，小副钱费二角，中副三角，大副四角。命题每联一元，嵌字加倍。

这时候我的好奇心动，心想，她真有这个能耐？再看看她，那广告上，直截了当，一字是一字，倒没有什么江湖话。也许她真是个读书种子，贫而出此。但是那飘茵阁三字，明明是飘茵坠溷的意思，难道她是得阳江上的一流人物？我在一

边这样想时，她已经给人写起一副小对联，笔姿很是秀逸。对联写完，她用两只手撑着桌子，抬起头来，微微嘘了一口气。我看她的脸色，虽然十分憔悴，但是手脸洗得干净，头发理得齐整，一望而知，她年青时也是一个美妇人了。我一面张望，一面由人丛中挤了上前。那个桌子一边的老妇人，早对着我笑面相迎，问道：“先生要买对联吗？”我被她一问，却不好意思说并不要对联。只得说道：“要一副，但是要嵌字呢，立刻也就有吗？”那个写字的妇人，对我浑身上下看了一看，似乎知道我也是个识字的人。便带着笑容插嘴道：“这个可不敢说。因为字有容易嵌上的，有不容易嵌的，不能一概而论。若是眼面前的熟字眼，勉强总可以试一试。”我听她这话，虽然很谦逊，言外却是很有把握似的。我既有心当面试她一试，又不免有同是沦落之感，要周济周济她。于是我便顺手在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来。这些围在那里看的人，看见我将名片拿出来，都不由得把眼睛射到我身上。我拿着名片，递给那个老妇人，那个老妇人看了一眼，又转递给那书春的妇人。我便说道：“我倒不要什么春联，请你把我的职业，做上一副对联就行，用不着什么颂扬的口气。”那妇人一看我的名片，是个业新闻记者的，署名却是文丐。笑道：“这位先生如何太谦？我就把尊名和贵业做十四个字，行么？”我道：“那更好了。”她又笑道：“写得本来不像个东西，做得又不好，先生不要笑话。”我道：“很愿意请教，不必客气。”她在裁好了的一叠纸中，抽出两张来，用手指甲略微画了一点痕迹，大概分出七个格子。于是分了一张，铺在桌上，用一个铜镇纸将纸压住了。然后将一支大笔，伸到砚池里去蘸墨。一面蘸墨，一面偏着

头想。不到两三分钟的工夫，她脸上微露一点笑容，于是提起笔来，就在纸上写了下去。七个字写完，原来是：

文章直至饥臣朔。

我一看，早吃了一大惊，不料她居然能此。这分明是切文巧两个字做的。用东方朔的典来咏文巧，那是再冠冕没有的了。而且直至两个字衬托得极好。饥字更是活用了。她将这一联写好，和那老妇人牵着，慢慢的铺在地下。从从容容，又来写下联。那七个字是：

斧钺终难屈董狐。

这下一联，虽然是个现成的典。但是她在董狐上面，加了终难屈三个字，用的是活对法，便觉生动而不呆板。这种的活对法，不是在词章一道下过一番苦功夫的人，决不能措之裕如。到了这时，不由得我不十二分佩服。叫我当着众人递两块钱给她，我觉得过于唐突了。虽然这些买对联的人，拿出三毛五毛，拿一副对联就走。可是我认她也是读书识字的，兔死狐悲，物伤其类，这样藐视文人的事，我总是不会做的。我便笑着和老妇人道：“这对联没有干，暂时我不能拿走。我还有一点小事要到别处去，回头我的事情完了，再来拿。如是晏些，收了摊子，到你府上去拿，也可以吗？”那老妇人还犹疑未决，书春的妇人，一口便答应道：“可以可以！舍下就住在这庙后一个小胡同里。门口有两株槐树，白板门上有一张红纸，写冷宅两个字，那就是舍下。”我见她

说得这样详细，一定是欢迎我去的了，点了一个头，和她作别，便退出了人丛。

其实我并没有什么事，不过是一句遁词。我在西城两个朋友家里，各坐谈了一阵，日已西下，估计收了摊子了，便照着那妇人所说，去寻她家所在。果然，那个小胡同里，有两株大槐树，槐树下面，有两扇小白门。我正在敲门问时，只见那两个妇人提着篮子，背着零碎东西，由胡同那头走了过来。我正打算打招呼，那个老妇人早看见了我，便喊道：“那位先生，这就是我们家里。”他们一面招呼，一面已走上前，便让我进里面去坐。我走进大门一看，是个极小的院子，仅仅只有北房两间，厢房一间。她让进了北屋，有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，带着一个上十岁的男孩子，在那里围着白泥炉子向火。见了我进来，起身让坐。这屋子像是一间正屋，却横七竖八摆了四五张桌椅，又仿佛是个小小的私塾。那个老妇人，自去收拾拿回来的东西。那书春的妇人，却和那个老头子，来陪我说话。我便先问那老人姓名，他说他叫韩观久。我道：“这里不是府上一家住吗？”韩观久道：“也可以说是一家，也可以说是两家。”便指着那妇人道：“这是我家姑奶奶，她姓冷，所以两家也是一家。”我听了这话不懂，越发摸不着头脑。那妇人知道我的意思，便道：“不瞒你先生说，我是一个六亲无靠的人。刚才那个老太太，我就是她喂大的，这是我妈妈爹呢。”我这才明白了，那老妇人是她乳母，这老人是乳母的丈夫呢。这时我可为难起来，要和这个妇人谈话了，我称她为太太呢，称她为女士呢？且先含糊着问道：“贵姓是冷？”对道：“姓金，姓冷是娘家的姓呢。”我这才敢断定她是一位妇人。便道：

“金太太的才学，我实在佩服。蒙你写的一副对联，实在好。”金太太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这实在也是不得已才去这样抛头露面。稍微有点学问有志气的人，宁可饿死，也不能做这沿街鼓板一样的生活，哪里谈到好坏？本来呢，我自己可以不必出面，因为托我妈妈爹去卖了一天，连纸钱都没有卖出来，所以我想了一个下策，亲自出去。以为人家看见是妇人书春，好奇心动，必定能买一两副的。”说着脸一红。又道：“这是多么惭愧的事！”我说：

“现在潮流所趋，男女都讲究经济独立，自谋生活，这有什么作不得？”金太太道：“我也只是把这话来安慰自己，不过一个人什么事不能做，何必落到这步田地呢？”我道：“卖字也是读书人本色，这又何妨？我看这屋子里有许多小书桌，平常金太太也教几个学生吗？”金太太指着那个男孩子道：“一来为教他，二来借此混几个学费，其实也是有限得很，还靠着晚上做手工来补救。”我说：“这位是令郎吗？”金太太凄然道：“正是。不为他，我何必还受这种苦，早一闭眼睛去了。”便对那孩子道：“客来了，也不懂一点礼节，只躲到一边去，还不过来鞠躬。”那孩子听说，果然过来和我一鞠躬。我执着那孩子的手，一看他五官端正，白白净净的。手指甲剪得短短的，身上穿的蓝布棉袍，袖口却是干净，并没有墨迹和积垢。只看这种小小的习惯，就知道金太太是个贤淑的人，更可钦佩。但是学问如此，道德又如彼，何至于此呢？只是我和人家初交，这是人家的秘密，是不便于过问的，也只好放在心里。不过我替她惋惜的观念，就越发深了。我本来愁着要酬报她的两块钱，无法出手。这时我便在身上掏出皮夹来，看一看里面，只有三张五元的钞